

# 解放上海的故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上海警备区政治部编

## 解放上海的故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治部编

装帧·插图 周小筠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河南省商丘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6.25 字数102,000

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0

统一书号：R11024·31 定价：(四)0.40元

## 目 录

前言 .....	1
1 强攻刘行镇 .....	1
2 月浦争夺战 .....	7
3 进击大场 .....	17
4 智捉“舌头” .....	25
5 穿插敌堡群 .....	32
6 锯击吴淞口 .....	41
7 惊弓之鸟 .....	49
8 血战高桥 .....	57
9 会师跑马厅 .....	66
10 不准开炮 .....	72
11 敦促刘昌义起义 .....	81
12 激战桥头堡 .....	94
13 攻克北站 .....	102
14 拂晓俘敌 .....	109

15	解决最后残敌 .....	116
16	军长睡马路 .....	122
17	龙华塔下 .....	132
18	“交大”风云 .....	139
19	江海关的黎明 .....	149
20	在英联船厂里 .....	160
21	车场里的斗争 .....	169
22	纺织女工护厂记 .....	176
23	人民的心意 .....	185

## 1 强攻刘行镇

解放上海的隆隆炮声由西向东，日渐移进。我西线兵团猛打猛冲，势如破竹。五月十一、十二日两天，连续攻克太仓、嘉定、浏河、罗店等城镇，全线突破了上海守敌的外围阵地，把进攻的锋芒直指敌人主阵地上的重要据点——刘行。

刘行镇虽然不大，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是一个国际无线电台的所在地，又是好几条公路的交汇点。它向南，距市区十公里；向东，离上海的东大门吴淞口只有八、九公里。很明显，攻下刘行，可以东进吴淞，跟我向浦东地区攻打的东线兵团，形成钳击攻势，从而封锁吴淞口，切断敌人海上逃路，以迫使市区敌人向市郊调动。这样，既可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又可以达到保存市区的目的。

敌人也深知刘行地理位置重要，从一九四九年一月份起，就强令民工增修了大量钢骨水泥工事，在市街周围五百米内设了三道铁丝网、三道鹿砦(zhài)、一道电网和一道壕沟，并在所有的开阔地和河沟上下，布满了

竹签梅花桩、铁叉陷阱。那近百个钢骨水泥碉堡，更是堡堡相依，互为支撑，枪口、炮口虎视眈眈(dān)地向着我军攻来的方向。远远望去，就象个巨大的马蜂窝，横在我军前进的道路上。

“捅掉这个马蜂窝！”

“砸碎这颗硬核桃！”

五月十四日二十三时，我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的炮兵群，自罗店对敌刘行阵地发起了排山倒海的轰击。虎啸狮吼般的炮声，宣告强攻刘行镇的战斗开始了！顿时，敌我双方枪炮声交织成一片，弹雨横飞，流星乱窜，火光闪耀，泥石四溅。进攻的战士在炮火掩护下，箭一般地射出堑壕，奋勇揳(xiē)入敌阵。

担任主攻的某团“泰安连”突击班李班长，抱起炸药包冲进敌人火网，为突击班侦察冲锋道路。他攀上壕壁，炸开鹿砦，从一个弹坑跳向另一个弹坑；忽而在密集的弹雨中敏捷地伏下身子，忽而又在敌火移开的一瞬间抬头察看。他发觉敌人阵地上的障碍物密得无法插脚，正面难以接近敌堡，便勇敢地带领突击班跳进第一道二十米宽的外河，涉水进入一条纵向的河沟，绕向敌人侧翼。

连日淫雨，河水很凉。战士们艰难地涉水向前，敌人扔下的树根、铁皮、碎玻璃和破碗块，不时地割破他们的脚。子弹从头顶上嗖嗖飞过，大家心急如火，恨不

得一步跨到敌人阵地上，拚他个你死我活！然而往前看，只见班长咬着牙，正默默地用铁锹一会儿铲起脚下的一只破坛子，一会儿捞起一只玻璃瓶，用力扔向远处。对了，这是后面部队的必经之路啊！大家立刻把急躁情绪压入心底，象班长那样，一面前进，一面清除河中障碍，然后进到上岸地点。这里的河堤堤陡壁滑，足有两人多高，可这挡不住我们的战士。他们肩搭肩，腿架腿地组成人梯，在夜色掩护下，飞快地攀登上岸。

这时候，枪声更密。眼前是一片开阔地，地上插满了竹签和铁叉。进了这样的阵地，简直就象上了刀山。“闯过去！”我们突击班的战士，人人是开辟通路的勇士。他们在李班长带领下，用手、用脚、用铁锹、用枪托，把刀子一样的障碍物拔掉，踢倒，砸开。衣服被钩碎了，鞋袜被扎穿了，手上脚上淌血了，可谁也没在“刀山”面前迟疑片刻。敌人的竹签埋得那么结实，我们的一个战士，一口气用双手拔出了几十根，直拔得虎口开裂，两手沾血；另一个战士，在涉水的时候被河底的淤泥陷掉了鞋子，他不顾疼痛，用脚后跟狠狠地蹬倒一根又一根竹签。仅三十五分钟，突击班就在这五百米开阔地带土排除了障碍，开辟出一条通道！当敌人惊惶失措地把枪口转向他们时，勇士们已经在李班长带领下冲到敌堡前，把炸药堆在地堡门前。

随着天崩地裂的爆炸声，我军的冲锋号骤然响起。

部队犹如决堤的洪水，在好几处打开突破口，同时向刘行镇守敌发起冲锋。看！战士们在突击班开辟的通路上疾奔，枪声、杀声汇成一片巨响。敌人溃乱了！吓破了胆的，跳出地堡向后溜，可是没跑几步，又被戴着黄袖标的督战队用枪口顶了回来。督战队逼着他们上起刺刀，和我军拚夺失去的阵地。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白刃格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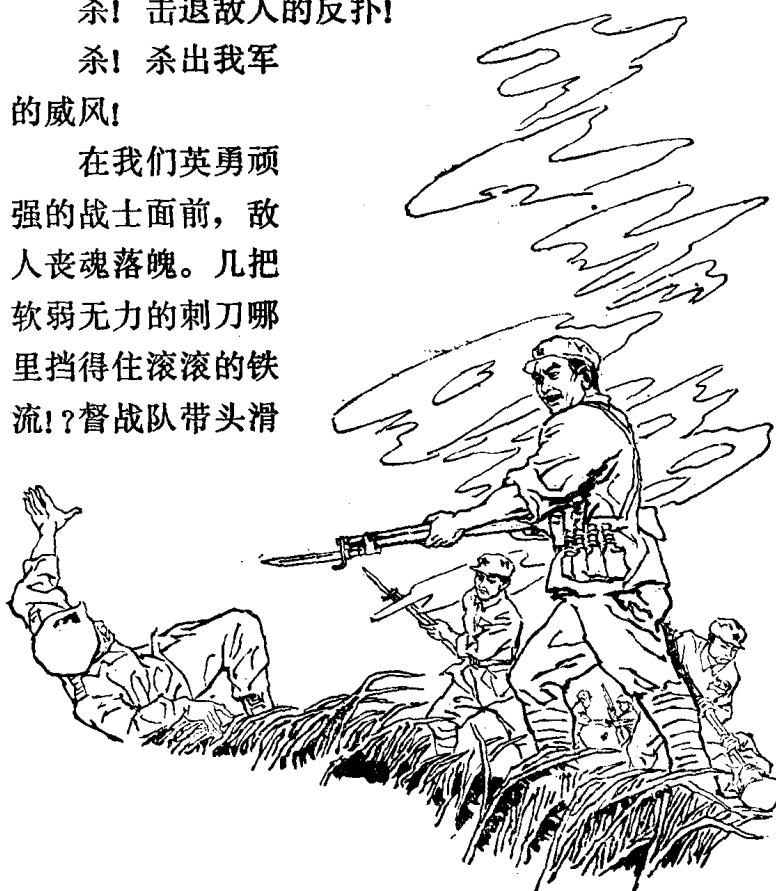
刺刀装上枪口，决不让敌分寸！某连二排战士们在高排长率领下，一声“杀！——”亮出几十把铮亮的刺刀，猛虎般地冲向敌群。在朦胧的夜色之中，只见闪电似的刀光寒气逼人，但闻钢铁的撞击声铿锵（kēng qiāng）作响。高排长双目怒睁，冲向敌人最密集的地方，以他那熟练、干脆的动作，东突西挑，一连刺倒好几个敌人。他正准备向一个敌军官扑去，突然，脚下被什么东西一绊，向前一个踉跄，栽倒在地。地雷！他还没来得及思索，只听身后一声巨响，地雷爆炸了。剧烈的声响震聋了他的耳朵，强大的气浪把他掀出丈把远，但他打了几个滚，咬着牙在晕眩中撑起身来。就在这时，一个敌人跳上来，猛地扑倒了高排长，两人在地上翻来滚去，撕打成一团。本来处于半昏迷状态的高排长，体力支不住了，被那家伙卡住脖子，死死不肯放手。战士小赵赶上一步，瞅准了空子，“唰”地一脚踢中敌人太阳穴，把他踢昏过去。当小赵转身来帮助高排长时，一个敌人

冷不防对小赵来个斜刺。高排长趁跃起的一刹那，猛地将枪刺向敌人击去。只听“当”地一声，那家伙的刺刀被击过一边。当他因惯性差点向右前方扑倒时，小赵从左边一个突刺，结果了那敌兵的性命。随即，他们又端枪冲入敌群。

杀！击退敌人的反扑！

杀！杀出我军  
的威风！

在我们英勇顽  
强的战士面前，敌  
人丧魂落魄。几把  
软弱无力的刺刀哪  
里挡得住滚滚的铁  
流！？督战队带头滑



脚逃跑。那些自吹是“提高”了“必胜信心”的敌人，此刻心胆俱裂；那些自诩是“被围不惊”的敌指挥官，此刻惊恐万状。敌人雪崩也似的向后溃逃了！

“追！”战士们甩开铁脚板飞奔向前。某部八连二班祝班长，只身闯入一条塞满溃敌的战壕。他大喝一声：“举起手来！”敌人以为来了许多解放军，整整一个连，放羊一般撒腿就跑。祝班长来不及叫他的战友们了，便急起直追，一面朝天开枪，一面大声喊道：“站住！缴枪不杀！”可敌人越跑越急，你挤他，他踏你，没命地钻向三个地堡。祝班长正在想法子解决他们，边上冲过来几个兄弟连队的同志，迅速用火力封锁住敌人逃路，这一百多敌人全部被俘。

在那振奋人心的冲锋号声中，胜利捷报频频传来：刘行镇被攻克！镇南的残敌被肃清！国际无线电台被占领！

刘行，这个横在我军进攻道路上的马蜂窝，经过一夜的战斗，终于被捕掉了！

## 2 月浦争夺战

五月十三日夜，我军继攻下罗店后，立即向月浦镇外围发起攻击。顿时，炮声打破了沉寂，炸药包的火光腾空而起。战斗刚打响五分钟，我某部突击连就迅猛地解决了敌军的一个母堡。

敌人见我来势不凡，立即加强火力。在一阵阵疯狂的扫射声中，有一种尖利而急疾的枪声，听起来特别刺耳。难道敌人有这么多的重机枪吗？进攻香花桥的五连指战员不免起了疑问。

爆破能手一班长指着右前方一座火力最猛的敌碉堡对连长请求：

“连长，干掉它吧！”

连长点点头，一班长带着两个战士跃出掩体。当他们穿过百多米宽的开阔地快接近碉堡时，狡猾的敌人打起了照明弹。顿时，黑魃魃的田野被照得如同白昼。伏在土坎边的战士被发觉了，侧堡的敌人便集中火力向他们扫射，密密的弹雨压得他们抬不起头。瞅着敌人射击间隙，正要向前跃进，一个战士中弹倒下。

一班长见了，怒火中烧。他盯住敌人的射击孔，一跃而起，猛地几个箭步就冲到敌堡跟前。“炸药！”他习惯地大喊一声。可是回头一看，抱炸药包的小孙被阻在十多米外上不来！

怎么办？此时此刻，时间就是胜利。为连队打开前进的道路，就是要快点，再快点啊！他仰头看着敌人那从射击孔倾泻出来的弹流，急中生智，抬身往敌堡两个射击孔中间的堡墙上一贴，顺手掏出颗手榴弹朝射击孔塞去。刚才蹲下，就见眼前火光一闪，“嘭——”，手榴弹竟在他身后爆炸了。原来狡猾的敌人在手榴弹即将爆炸的瞬间，将它从射击孔丢了出来。见此情景，一班长更加愤怒了！他看看百米外等待冲锋的连队，又看看被敌人阻在一条田埂旁边头也难抬的小孙，蓦地定下决心。摸出身边仅有的两颗手榴弹，紧攥(zuàn)在右手，旋开盖，拉了弦，在手榴弹尾部丝丝冒烟的一刹那，猛地将它塞进敌堡。敌机枪手打得正得意，一见两个铁家伙塞了进来，拚命用手向外推，可是被一班长死死顶住。只听“轰”地一响，敌人的机枪哑了，一班长被爆炸的气浪掀倒在地。

他刚爬起，就看见战友们在连长的率领下冲了上来。他不顾伤势，跃进交通壕，用脚踢开铁门，大声吼道：“缴枪不杀！”谁知碉堡里的敌人已死的死、伤的伤，枪早就丢了，用不着缴啦！他捡起脚下一支有点异样

的步枪，转身迎着冲上来的连长说：

“连长，哪有那么多机枪。瞧，冒牌货！”

连长接过步枪一看，认出这是美制五发装填的半自动步枪，恍然大悟：“哦，‘五发步’。怪不得声音那么响，听起来象机枪呢！”一班长听说是“五发步”，连忙请求：

“连长，把它发给我吧！”正想伸手去取，这才发现右臂早已负伤，血正沿着破碎的袖管往下流。连长见了，一阵心疼，忙叫卫生员帮他包扎。他却说“不要紧，擦破点儿皮，怕啥？”刚包扎好，就尾随部队沿着月狮公路向敌人的大村据点冲去。

攻下大村，天已亮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前沿指挥所命令白天暂停攻击。只是军部直属山炮团那些日式九四山炮在不停地向敌人纵深轰击。骄横的敌人不甘示弱，也以炮火还击。一时间，轰轰隆隆，声震大地，连镇东北那棵千年老白果树似乎也被震得晃动起来。

入夜，攻击又开始了。敌人凭借北街三道辅防工事和街口矗立的高房工事，组成三面火力，交叉射击，拼命顽抗。他们以为火力猛、工事坚，我军奈何他不得。其实攻坚战正是这支部队的拿手戏。负责主攻的某营冒着敌人炮火，一下子将五挺重机枪推向前沿，对敌人来个抵近射击。射手们沉着瞄准，猛烈扫射，很快便压住了敌人的火力。早就运动到镇边的爆破手们，一见

敌机枪成了“软蛋”，立即向镇上猛扑。霎时，鹿砦被炸翻，铁丝网被炸烂，水泥碉堡一个个被“土飞机”送上了天。只花了十二分钟，就将街右侧碉堡群里一个连的守敌全部歼灭。

敌人乘我军立足未定，立即以坦克、装甲车为前导，拼命反扑。战士们打坦克的实践不多，起先只知正面硬顶。但机枪子弹打在坦克上不起作用。战士们可急了，阵地上纷纷开起小诸葛亮会。大家一致认为正面打不是办法，应该打它的侧面。二排副排长建议马上制造“新式武器”——油棉手榴弹。即将三到五个手榴弹捆成一束，外面裹上棉花，浇上煤油，专炸敌坦克的油箱。

“新式武器”造好了，战士们勇气倍增。这回，他们伏在街口一堆沙包后面，等坦克一靠近，就猛地跃出，将拉开弦的集束手榴弹往坦克履带与转轮交接处一塞，随即就地一滚——卧倒。只听“轰”地一响，连炸带烧，履带断了，油箱着火了，敌人赖以固守月浦的坦克，首辆报销了！还有几辆坦克一看苗头不对，你撞我，我碰你，调头就逃。战士们见时机大好，忙机灵地跟在敌人坦克后面向纵深冲去。这倒好，敌人的坦克成了我们的盾牌。一路上打得好痛快，连续攻克八十二个地堡，全部占领了月浦镇镇街。

当夜，敌淞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听说月浦失守，大

发雷霆。因为月浦北临狮子林炮台，东接丁家桥机场，东南可望濒海临江的吴淞，月浦丢失，吴淞暴露，国民党军队海上逃路就有被切断的危险。因此严令五十二军军长“不惜一切代价，立即夺回月浦”。敌军长接到命令诚惶诚恐，马上纠集包括四个师



番号的兵力，于次日从月浦的东、东南、东北、北四个方向向我军猛烈反扑。打了一天，进展全无。敌人急了，调集重炮向我阵地狂轰。吴淞口的敌舰也大施淫威，用舰炮滥轰月浦。不久，敌人的飞机又出动了。小小的月浦镇被轰炸得房倒屋塌，面目全非。

但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是炸不垮轰不烂的！

某部机枪手老陈拖着机枪，正在一间民房里隐蔽。突然一颗炸弹落在屋上，房顶顿时倒塌。他耳尖手快，听到炸弹的啸声，立即拖着机枪往一张八仙桌下钻去，未被炸伤。这以后，残瓦断梁覆盖的桌子，就成了他赖以坚守阵地的机枪掩体。

电话员小张正在一家灶台上架设交换机。敌舰的一颗炮弹飞来，将屋炸坍。小张右臂负伤，人被埋在断木残瓦之中。他扒开土，见交换机完好，就忍痛坚持值班，直到深夜。

敌人的狂炸滥轰，激起了指战员的无比愤怒。在团长亲自指挥下，无数机枪、步枪组成了对空射击组。趁那些敌机洋洋得意地低飞、俯冲之际，团长一声喊打，一个齐射，那飞得最低的一架敌机，中了复仇的子弹，“轰”地一声，油箱起火。只见它翻了两翻，晃了几晃，就象一团火球栽向田野。其余敌机见同伙丧命，再也不敢低飞，胡乱将炸弹扔下就回去交账了。

敌机一走，镇西北包家宅二一七高地争夺战便激

烈展开。经过反复争夺，固守正面的我某部一连大部伤亡，前沿一部分阵地也被敌人占领。在这紧要关头，三连连长挺身而出，采取攻势防御的战术，率领战士从侧翼向敌人实施反冲击。只听得一声喊杀，上百个战士跃出战壕。枪弹砰砰横飞，刺刀寒光逼人，只一个回合就将前沿阵地夺回。不一会，敌人又纠集二百多人连续向我冲锋，企图再一次夺回阵地，但均被我英勇战士一一击退。这时，战士们子弹大部分打光，手榴弹也所剩无几，而敌人在坦克配合下，又一次向高地扑来，形势十分危急。三连长果断地命令将手榴弹集中起来，组织突击手专门对付坦克；其他的则用刺刀、铁锹、枪托跟敌人面对面拼杀。果然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经过英勇搏斗，一、三连同志不但打退了敌人冲锋，还击毁敌坦克一辆。二一七高地仍然控制在我军手里。

为了执行上级“尽量将敌人市区部队吸引到郊区歼灭之”的战役方针，将前来增援的敌人拖住，并设法消灭它，军指挥所命令部队相机撤出月浦。这一来敌人便窜回月浦，并层层谎报，制造“月浦大捷”的神话，大肆宣传。为了“激励士气”，还特地从张华浜装来四卡车奖品，按军阶将那些银元、罐头奖赏给“有功将士”。

五月十八日起，战斗进入对峙状态。枪炮声稀落了，可指战员们并未休息。他们一面调整人员补充弹